

新世说/

亲情的度量

□吴忠溪

我把每一餐饭的人均成本、盈亏算得清清楚楚,因此他的记账如他的为人一般,清清楚楚。

母亲去世得早,父亲因病退休后,独居乡间,一间老屋、一盏电灯。大学寒暑假,或者参加工作后,我每次回家小住,平时三餐,基本都是父亲煮饭。饭菜摆定,父亲便口中盘算:“今天这餐饭瘦肉4两、大米6两、青菜1斤,再加上油盐煤气……”他逐项念来,末了将数字郑重相加,再除以二,眼角的皱纹舒展开:“算来,咱俩今日这顿饭,每人花费三元一毛七分!”伴随着口算,父亲眼中跳跃着光芒,在看似无意义的絮絮叨叨中得到了满足,父亲甚至是有点自得。

我有个不好的习惯,开车踩油门或者是放松油门时,常常会偷瞄一下那圆形的油耗表,看它显示数字的变化。我甚至熟知上班和回家每一段路的平均油耗。比如从家里车库开出大坪山隧道,这个时候的油耗大约每百公里13升,到安吉路转山海路转弯处基本在8升;上下班单程,我的最低油耗是5.6升,最高油耗将近10升……每一次行驶结束,油耗表锁定一个较低数值时,我的心头便开出欢喜之花。这让我想起与父亲生活在一起的一些情景。

父亲1971年就在老家社办企业当总务兼厨师兼采购,操持着一个不大不小企业员工的三餐。职业缘故,口算和心算竟成了只读过三年书的父亲的强项。他可

父亲故去二十多年,那些他曾计算过的琐碎数字,竟如深埋的种子,在岁月肥沃的泥土里悄然萌蘖,埋下了他的儿子关注汽车油耗的因果。如今我亦已为人夫为人父,经历了“离愁渐远渐无穷,迢迢不断如春水”的一些别绪,我终于明白了父亲嘴里计算的哪里是柴米油盐,分明是以数字为梭,在孤寂的经纬里,默默编织着屈指可数的天伦之线。我每一次回家,于父亲,是一种父爱的表达,是一种付出的渴望。父亲每一笔加减,都是对亲情浓度的无声丈量。

或许是刻在骨子里的DNA,女儿现在偶尔也会在回家后向我炫耀她的平均油耗。深知人间烟火与成长道路的分量,我们永无休止地计算着的,其实更是生存的重量与情感的刻度。

时代奔涌,器物更迭。父亲和我和我女儿三代人,在各自的时空象限里,都俯身成为生活的精算师。但无论计算载体如何演变,其内核无非凡俗众生在时光的田亩俯身耕耘时,对生活本身投注的朴素虔诚。父亲计算的是柴米油盐,我和女儿凝视的是车辆油耗;父亲计量的是三餐的温度,我们测算的是引擎的脉搏;父亲计算的是儿子的归期,我计算的是归家陪伴父亲的剩余次数,女儿也有她今后生活的考量……

我们都在以笨拙却专注的方式,度量着生命的分寸。那分寸里,既有生存所需的锱铢必较,更有情之所钟时,心甘情愿的生活损耗。



(CFP 图)



(CFP 图)



外婆家的荔枝树

□刘辉煌

荔枝。村里最老的人说:“我还没长牙齿就有了这棵树,现在牙齿都掉没了,这树还在长,都快成精了。”其实,人哪能跟树相提并论?世上常有千年树,百岁人却不多见。

小时候,除了逢年过节,最热闹的莫过于采摘荔枝了。村里的小孩一传十,十传百,都早早跑到荔枝树下。谁错过了,将会是一种极大的遗憾。我们在荔枝树下嬉笑打闹,大人们有的拿着竹竿,小心翼翼地把荔枝打下来,有的背着自制的布袋或者大木桶,爬到树上摘果,树枝摇曳,有熟透的荔枝从树上掉下来,我们便拾到口袋里,拿回家越看越爱,恋恋不舍地剥开鲜红的果皮,露出晶莹剔透的果肉,咬上一口,甜美的汁水在嘴里荡漾。那时候的

快乐,简单而纯粹。也是这样火辣的阳光照耀,也是这样的鸣蝉高唱,也是这样荔枝大红的时节,穿着对襟衫的外婆挎着满满的一大篮荔枝向我们走来了。我们兄弟飞奔而出,令人垂涎的荔枝啊,点亮了我们饥渴而兴奋的双眼,也点亮了邻居小伙伴们艳羡的目光。见者有份,慈爱的外婆给每人分几颗,小伙伴们欢呼雀跃,过节一样快乐。

外婆家的老屋后头有两棵老荔枝树,据说是她初为人妇时就种下的。高不过屋檐,却年年结果。外婆那时候刚过花甲之年,身子骨还硬朗。她从不让我们这些孙辈上树,自己踩着颤巍巍的梯子爬上去,一手抱枝,一手剪果,经常折腾得满头大汗,手上脸上被枝丫刺出许多细痕。她笑着循循善诱:“荔枝好吃却难采摘,读书也一样

啊。”可惜那时我们一群兄弟姐妹眼里却只有荔枝,没有理解外婆的良苦用心。尽管那时候经济不宽裕,但外婆却从不着急售卖,采摘下来的第一波荔枝总是先让我们吃个够,吃多了嘴干舌燥,外婆就变戏法似的端出一大盆绿豆汤,说:“上火了,要降火。”

快乐的时光总是很短暂,后来因为学习工作,我们都离开了外婆。只有外婆守着她的荔枝树一直到老。“荔枝红了,快回来摘呀!”这是外婆托人捎来的口信。于是,城里的孙辈们便相约回来了,还带着同学朋友,浩浩荡荡,满屋子的欢声笑语。这是外婆的高光时刻,她跑来跑去的,像孩子一样快乐。

现在吃荔枝,总觉得比不上外婆家那两棵老树结的果子。不是味道的问题,是人和光阴的故事。外婆早已作古,那两棵荔枝树也因为新村建设砍掉了。但只要每年荔枝一上市,我就会想起外婆,她笑得满脸皱纹,像熟悉的荔枝,甜津津的。

泳池里荡漾的旧时光

□陈丽娥

小时候我在游泳池边上,泳池的营业大厅建得高端大气——挑高的玻璃大门、干净亮堂的大厅,挂了满墙的时髦泳衣、大大小小的泳圈,还有长相靓丽的收费员。我时常爬到我家的顶楼去看那个泳池——标准的大池,湛蓝的池水荡漾,在阳光的照射下更是波光粼粼、熠熠生辉。一到夏天,泳池里可热闹了!男男女女、大人小孩,像下饺子般一头扎进泳池里,像鱼儿一样在水里畅游撒欢。

每到周末傍晚,我闲得无聊,就爬上楼顶,趴在水泥围墙边上往下看。我时常能见到我们小学的班长,她的父母时不

时就带着她来游泳。当然,她扎进泳池那会,我是认不出来的,泳池里花花绿绿的都是人,哪里分得清谁是谁。都是快接近晚饭点的时候,我看见她的父母带着她出来,她穿着漂亮的公主裙,一手拿着游泳圈,一手拿着烤肠,虽然从七楼望下去的距离有点远,可我总感觉看到了烤肠在滋滋冒油,甚至依稀闻到了烤肠的香味。

她的生活像是我遥远的梦,我羡慕她的生活,羡慕她的烤肠,却从未冒出到里

面游泳的想法,甚至也未曾产生买烤肠吃的欲望,拮据的现实束缚了我的欲望,也束缚了我的想法。20世纪90年代的小县城,大部分人家,别说花钱游个泳、吃根烤肠,就是平时买件日常衣裳都得抠抠搜搜的。

毕业后,手头渐显宽裕了,我一度特

别喜欢游泳,每周末游泳更是我的生活常态,大概游泳时候的我看到了小时候那个趴在楼顶的我,看到了那渴望的眼神,看到了那心底的期盼。

生娃后,我发现爱玩水是孩子的天性,于是,我开始经常带

娃去泳池游泳,给她买各式各样的泳衣、颜色粉嫩的泳圈,看她套着泳圈在水里欢快地扑腾、打水花、开心地叫喊。

很多泳池出口边上,总有一台小小的烤肠机,烤肠机的不锈钢横杆永远在不停地旋转,几根烤肠在横杆上向我们散发着诱惑的香气。像小时候看到的场景一样,我一定会给女儿买根烤肠,看着她穿着漂亮的公主裙,一手拿着冰圈,一手拿着烤肠、心满意足地慢慢品尝。烤肠配游泳,早已成为了我心中的固定标配,这才是童年嘛!

我的童年时光渐渐远去,而我的内心也愈发自足。



虚惊一场

□翁郑榕

猛然惊醒。

劝说下,父亲终于同意去医院检查,可他的固执却让我无奈,他坚持认为只是酒后亢奋,并无大碍。为了让他就医,我只好假借“打电话叫救护车”来吓唬他。最终,在我的坚持下,他勉强答应了。

赶到医院已是深夜,急诊室灯火通明,人来人往。我看着那些等待检查结果的人,他们眼神中满是焦急。在这里,生死仿佛被放大,大家都在经历未知的等待。我的心揪得紧紧的,既担心父亲病情,又害怕面对检查结果。

等待时,我惴惴不安地询问医生。医生安慰我宽心,让我静候结果,但我始终无法平静。父亲捂着隐隐作痛的腹部,虚汗直冒,站不住也坐不稳,一根接一根地抽烟,仿佛这样能缓解紧张。我心疼地走过去,轻轻握住他的手,想给他些安慰。

终于,检查结果出来了:父亲只是腰肌劳损,肾脏和肝有少许结石。这个消息让我既喜又忧:喜的是病情没有想象中

严重,忧的是他长期不良生活习惯已损害身体,部分血管老化,加上高血压、高血脂,下次晕倒可能就没这么幸运了。

给母亲打电话时,我还是选择“报喜不报忧”,希望她能安心休息。电话那头,母亲声音颤抖,却仍尽力平静地说:“没事就好,没事就好。”

回家路上,天已亮,阳光洒在脸上,驱散了连夜的阴霾与疲惫。这次虚惊一场,让我深刻体会到生命的脆弱与珍贵。开始反思自己的生活方式与对待家人的态度。

我意识到,无论是欢笑还是泪水,都是生命中最宝贵的记忆。生活是一场马拉松,而非短跑,我们不应让名利与忙碌模糊双眼、忘记初心与陪伴。未来,我将更珍惜与父母相处的每一刻,用心感受、珍惜每个瞬间,从点滴做起,将家人的健康与幸福排在首位。

整理这段经历,既是对时光的回望审视,也是对今后生活的警醒吧。

“楷模”原是两棵树

汉字藏着浪漫,“楷模”原本是两棵树的名,人们以树喻人,流传至今。

南宋孙奕在《履斋示儿编》中记载:“孔子冢上生楷,周公冢上生模……”

楷树,作为树木名称时应读作“jié”,因其木材呈黄色,且带有类似黄连的苦涩味道,故又名“黄连木”。相比之下,模树的真实身份至今是谜,古籍称其叶春青、夏赤、秋白、冬黑,四季变换不同颜色。

“楷模”一词最早可追溯至《后汉书》对卢植的赞誉:“名著海内外,学为儒宗,士之楷模,国之桢干。”



不要害怕慢下来,人生不是一场赛跑,而是一场漫长的自我探索之旅。



投稿邮箱:qwzy@qzwb.com
(邮件主题请注明“我与泉州晚报的故事征文”)

遇见更好的自己

□赵怡宁

我来自西北内陆,那是一片辽阔、干燥而内敛的土地。第一次来到泉州,是在一个夏末初秋的午后。背着沉甸甸的行李,我从千里之外的家乡奔赴这座陌生的闽南城市,开始我的大学生活。

在最初的日子里,泉州于我不过是地图上的一座城市,是新闻中“海上丝绸之路起点”的标签,是车站口混杂着闽南语与普通话的陌生声调。而真正让我靠近她、慢慢熟悉她的,是每天准时出现在校园大道旁学院内报刊架上的泉州晚报。

一开始,我只是抱着打发时间的心态,随手翻翻,看看本地新闻、时事,偶尔浏览几篇地方趣闻和文化专栏。不知从什么时候开始,我越来越期待这份报纸的到来。每天下午,我总要去翻一翻最新一期晚报,就像在与这座城市进行一次静默的交流。

慢慢地,我记住了一些地方的名字:西街、开元寺、洛阳桥,甚至还能说出它们在城市中的方位和特征。我也学会了一些泉州独有的词语,比如“博饼”“好呷”,还有那如诗如画的“南音”。这些带着本地风情的词汇,仿佛一串串密码,解锁着泉州日常生活的话语与韵味。我也因此与泉州本地的同学有了更多关于闽南文化的共同话题。

对我而言,泉州晚报像是一条隐秘的小径,牵引着我走入城市深处。她不像网络新闻那般快速、碎片化,而是有节奏、有温度地记录着这座城市的呼吸与脉动。她写老一辈的坚守,也讲古厝的变迁,记录着非遗传承人的故事,书写着一座城的文化血脉。每当我在纸页间读到这些平凡却动人的人和事,总感到内心有某种柔软的情感在悄然生长。

做了两年忠实读者之后,某天,我鼓起勇气投稿。我还记得那是《三言堂》栏目,我写了一篇关于西北地区端午习俗的随笔,讲到我们家乡在这一天会制作的美味菜肴,也谈到泉州端午节里的“采莲”习俗。我试图在文字中搭建一座连接两地文化的桥梁,尽管心里并没抱太大希望。没想到一周后,我接到了编辑的来电,说稿件即将刊发。那一刻,我的心情难以言喻。当我在报纸上看到自己名字的那一行小字时,仿佛在异乡的天空下,有一道光照进了心里——那是一种前所未有的被理解、被认同的感觉。

从读者到作者,这个身份的变化,也让我与泉州之间的距离悄然拉近。从那以后,我开始更加用心地观察这座城市:走在古厝之间,我会留意那些墙体上斑驳的红砖与藤蔓,想着如何用笔记记录它们的岁月痕迹;在南音悠悠响起的夜晚,我也会静静聆听,任思绪随曲调流转,感叹传统的绵长与温柔……

泉州并没有用隆重的仪式欢迎我,但她用一张张报纸,为我铺开了一条通往归宿的路。我逐渐明白,归属感并非瞬间产生,它是在一次次阅读与书写之间,在一次次被理解、被接纳的过程中慢慢沉淀的。

如今,我已不再是那个初来乍到、局促不安的异乡人。泉州在我心中,已不仅仅是地理意义上的“他乡”,更是一座令我心安,我愿意用心描绘、用文字守望的“吾乡”。而泉州晚报依然每日送达,默默记录着这座城市的点点变化,也记录着一个异乡青年逐渐融入、逐渐生根的旅程。

在纸页之间,我遇见了泉州,也遇见了更坚定、更丰富的自己。

(作者系华侨大学外国语学院大四学生)



扫描二维码

阅读征文作品



泉州晚报创刊40周年

四十年笔墨写春秋
新时代携手再出发